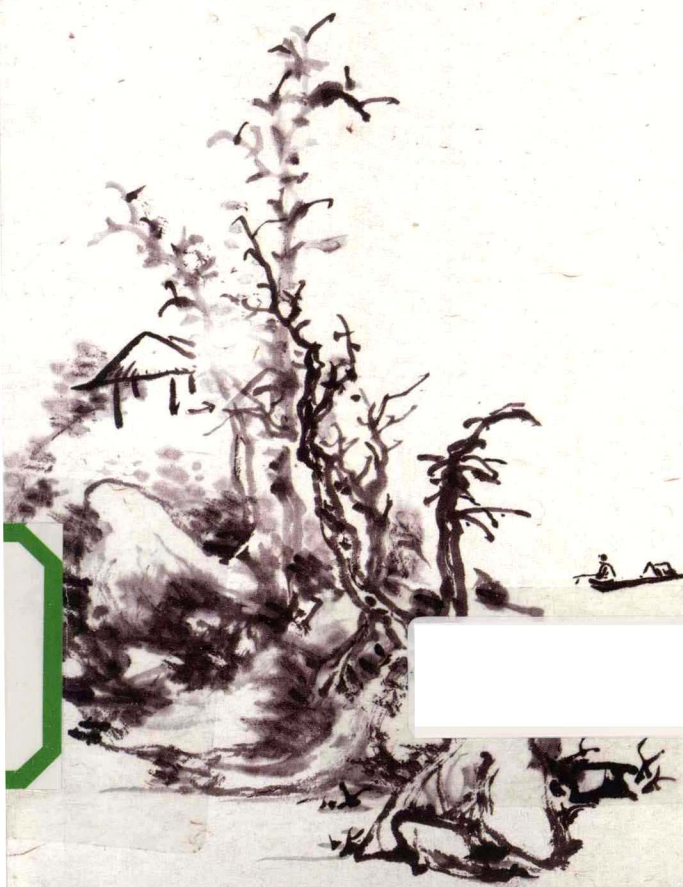


吾家物怪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畫家物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画家物语/薛原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155-0645-6

I. ①画… II. ①薛… III. ①画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75850号

Copyright©2013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画家物语

作 者 薛 原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645-6
定 价 3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题记

他们有的已成为 20 世纪中国美术的代表，例如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林风眠等；他们有的为新中国美术创作了典型的绘画标志，例如钱松喦、关山月、石鲁、黄胄；他们有的在民族生存的斗争中以刀为笔刻下了战斗的青春，例如古元、彦涵、李桦、刘岷等；他们有的留学海外甚至漂泊终生，如常玉、庞薰琹、潘玉良、赵无极等；他们有的人生坎坷大器晚成，如陈子庄、陶博吾、王愍山、张朋……

他们的人生犹如殊途同归的传奇，他们创造的艺术给百年来的中国留下了璀璨的画面。

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传奇，已经成了一个世纪中国艺术的历史篇章。写在这里的，不是关于他们一生的传奇和艺术贡献，而只是从一个角度关照他们人生命运的转折：从某一个人生的“节点”触摸他们一生转折的命运。这种命运的转折与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以说，是时代塑造了他们，也是时代改造了他们。

他们的艺术人生也成为一个世纪的绝唱。

Contents 目录

001	齐白石：“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
006	黄宾虹：“落魄画家”与一代巨匠
011	徐悲鸿：独自沉沉味苦心
017	林风眠：从记忆中汲取灵感
022	蒋兆和：《流民图》与人生节点
027	石 鲁：成功与悲剧
035	陆俨少：晚景的辉煌与遗憾
041	关山月：从流浪汉到螺丝钉
045	钱松喦：渲染出一个“红”字
049	黄 胄：“他好像和别人赌气”
055	常 玉：落魄与守望
059	庞薰琹：印象与信念
064	潘玉良：传奇之外更有艺术
069	张充仁：《蓝莲花》里的印记
074	赵无极：为“排遣”的水墨画
078	吴冠中：“我这一辈子啊，很孤独”
083	陈子庄：“我的画定会光辉灿烂”
088	李青萍：唯有画笔与我相随
094	沈耀初：大器晚成与落叶归根
099	陶博吾：大写的“人”
103	张 朋：不求闻达与“在野派”

108	王愍山：“鱼为奔波始化龙”
115	黄新波：诗人气质的版画家
119	古元：进城后还是“老实人”
124	彦涵：曲折坎坷的艺术人生
128	李桦：“怒吼”与长者之风
132	刘岷：艺术与生命
138	汪刃锋：被剥夺的歌唱
142	颜仲：寂寞的木刻肖像画家
147	马衡：“忍”字功夫与“清白”
156	林散之：书成人已老
161	启功：从大字报体到“启体”
165	张光宇：做新时代的艺人
169	陈巨来：刻刀与琐忆
173	汪曾祺：未圆的画家梦
176	曹辛之：抱竹轩里品味“闲愁最苦”
181	周思聪：真诚与向往
186	顾炳鑫：追求进步与探索创新
191	墨浪：未完成的《满江红》
194	戴敦邦：不堪回首的往事
198	后记

Contents 目录

001	齐白石：“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
006	黄宾虹：“落魄画家”与一代巨匠
011	徐悲鸿：独自沉沉味苦心
017	林风眠：从记忆中汲取灵感
022	蒋兆和：《流民图》与人生节点
027	石 鲁：成功与悲剧
035	陆俨少：晚景的辉煌与遗憾
041	关山月：从流浪汉到螺丝钉
045	钱松喦：渲染出一个“红”字
049	黄 胄：“他好像和别人赌气”
055	常 玉：落魄与守望
059	庞薰琹：印象与信念
064	潘玉良：传奇之外更有艺术
069	张充仁：《蓝莲花》里的印记
074	赵无极：为“排遣”的水墨画
078	吴冠中：“我这一辈子啊，很孤独”
083	陈子庄：“我的画定会光辉灿烂”
088	李青萍：唯有画笔与我相随
094	沈耀初：大器晚成与落叶归根
099	陶博吾：大写的“人”
103	张 朋：不求闻达与“在野派”

108	王愬山：“鱼为奔波始化龙”
115	黄新波：诗人气质的版画家
119	古元：进城后还是“老实人”
124	彦涵：曲折坎坷的艺术人生
128	李桦：“怒吼”与长者之风
132	刘岷：艺术与生命
138	汪刃锋：被剥夺的歌唱
142	颜仲：寂寞的木刻肖像画家
147	马衡：“忍”字功夫与“清白”
156	林散之：书成人已老
161	启功：从大字报体到“启体”
165	张光宇：做新时代的艺人
169	陈巨来：刻刀与琐忆
173	汪曾祺：未圆的画家梦
176	曹辛之：抱竹轩里品味“闲愁最苦”
181	周思聪：真诚与向往
186	顾炳鑫：追求进步与探索创新
191	墨浪：未完成的《满江红》
194	戴敦邦：不堪回首的往事
198	后记



齐白石国画
《山水》

齐白石属于大器晚成的典型。他十二岁开始学木匠，二十七岁开始拜师学习诗文书画和篆刻，并以卖画为生。自四十岁起，离乡出游，五出五归，遍历陕、豫、京、冀、鄂、赣、沪、苏及两广等地，饱览名山大川。五十五岁时为避兵乱，到了北京，仍以刻印章为生，两年后定居北京，结识了陈师曾，随之成为知音。在陈师曾的鼓励下，齐白石有了晚年的“衰年变法”，闭门多年专攻写意花鸟，形成自家面貌，独创了红花墨叶的两色花卉，以及浓淡几笔的虾和蟹等。

1917年夏，五十五岁的齐白石来到北京，在琉璃厂南纸店挂了卖画刻印的润格，陈师曾见到了齐白石的篆刻印章，特去拜访齐白石，相谈甚欢，成了知音。其时陈师曾担任教育部的编审员，擅长写意花卉，在北京已是盛名的名家。齐白石从行篋中取出借山图卷，请陈师曾鉴定，陈说齐白石的画格是高的，但还有不到精湛的地方，并题诗一首：“襄于刻印知齐君，今复见画如篆文。束纸从蚕写行脚，脚底山川生乱云。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但恐世人不识画，能似不能非所闻。正如论书喜姿媚，无怪退之讥右军。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用齐白石的话说，陈师曾是在劝说他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世俗。齐白石后来说，这次到北京，结交陈师曾做朋友，是他一生可纪念的事。当年在北京，文人名家大多瞧不起齐白石，不仅由于齐白石的木匠出身，更看不起齐白石的绘画作品。他们讥讽齐白石的画粗野，题诗也不通。得到陈师曾的激赏，对齐白石来说，是很值得纪念的。

1922年，齐白石六十岁。春天，陈师曾应邀去日本参加画展，陈让齐白石预备几幅画，交陈带到日本去展览。结果陈带去的齐白石的画都卖了出去，且画价甚高，齐白石的花鸟画每幅卖了一百银元，山水画更贵。这样的画价，在当时的北京是难以想象的。齐白石为此赋诗一首：“曾点胭脂作吉花，百金尺纸众争夸。平生羞杀传名姓，海国都知老画家。”这次日本展览之后，齐白石在琉璃厂的画价也一天天高了起来。用齐白石在自传里的话说：“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

对于早逝的陈师曾，齐白石的确是永远忘不了的，还一点也不“吝啬”

笔墨。齐白石一直到晚年，仍不断写诗题画纪念这位当年对自己有鼓励和推介的友人，在《题陈师曾画》一诗里，齐白石写道：“君我两个人，结交重相畏。胸中俱能事，不以皮毛贵。牛鬼与蛇神，常忆腕底会。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我言君自知，九泉勿相昧。”在《齐白石诗集》里，粗略翻览，就见十余首有关陈师曾的题诗。如《师曾亡后，得其画扇，题诗哭之》《见陈师曾画，题句哭之》等，满纸充满“哭君归去太匆忙”的纪念之情。

齐白石的艺术自1946年以后虽然在题材上再无多少创新，但笔墨设色越来越老辣朴拙，被誉为灿烂晚霞。

1949年以后，白石老人的生活更是安逸，也受到了非同一般的礼遇。毛泽东在1950年3月邀他入中南海赏花抒谊；徐悲鸿在出任新成立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后续聘他为名誉教授，在1953年1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还刊文《祝贺画家齐白石九十三岁寿辰》，如此评价说：“齐白石的作品是从对自然景物精神的观察中来，具有形神兼备真实生动的特色，从他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清楚看到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勤朴不倦的劳动热情和对生活景物的细腻精心的观察能力，以及表现景物的那种富有精炼创造才能的匠心。”同年，中央文化部授予齐白石老人“人民艺术家”称号……老人的心情和绘画更是随意赋形，成就了晚年灿烂的绘画生活。

李泽厚在《纪念齐白石》一文中说，齐白石的构图、画境、笔墨，是地地道道根底深厚的中国意味、中国风韵。它的确代表中国，代表民族，却并不保守。

黄宾虹：“落魄画家”与一代巨匠

说起 20 世纪的中国画大家，齐白石和黄宾虹双峰并立，成为一个世纪的中国画代表在今天已成常识。齐白石和黄宾虹都享有高寿，都是在 1950 年代去世，去世后画名日隆。两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画作都是中年之后、进入晚年才赢得越来越大的画名。在其同时代的画家里，有许多在当年其实是很瞧不上他们的，譬如当年北京的正统派画家。在他们的眼里，齐木匠的画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匠人之画；黄宾虹在同时代的画家文人眼里更是知音寥寥，被讥为“落魄画家”和“老糊涂”。

例如，在方继孝著的《旧墨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年版）一书中，《马衡“附识”谈“易案”》一文介绍了马衡的一封手札——马衡对其《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一文加了一则三百五十字的“附识”，说明此文是为 1930 年代的“故宫盗宝案”即所谓的“易案”的辩证。文中写道：“此文为易案而作。时在民国廿五年，南京地方法院传易寅村不到，因以重金雇用落魄画家黄宾虹，审查故宫书画及其他古物……”一句“落魄画家”道尽了马衡对黄宾虹的评价态度。

1936 年，黄宾虹被聘为故宫古物鉴定委员。后来有一段时间每日到中央银行保管库里鉴定故宫南迁古字画。之所以要鉴定，是因为要对所谓的“易培基故宫盗宝案”提出报告。黄宾虹后来在写给傅雷的信里说：“画学以故宫论之，鄙人考查近三年，每日尽早暮之力，赝者十之八九。然赝者未可尽废，有同时之赝、后人之赝，多可参考精神与面目。”但黄宾虹的鉴定在当时被许多书画家诟病。马衡的态度就是一例。



黄宾虹国画山水小品

再如吴湖帆1937年3月10日的日记：“竟日天雨。叶遐庵丈、徐俊卿、徐邦达来谈。故宫之马麟画《层叠冰绡图》（绢本，至精，有宋宁宗、杨叔子题。）、江贯道《千里江山图》卷（绢本，至精，有刘后村、林希逸等跋。）、赵松雪《古木竹石》（最晚年时作。）、王烟客为其婿画杜诗意十二帧（洁白如新，每开以隶书杜诗两句，烟客中第一精品也，七十四岁作。）以上四件及黄鲁直仿怀素卷等若干件，俱被法院封存。法院根本不知，仅就一名为鉴定人之老糊涂颠倒黑白、乱点鸳鸯的判断而已。古人何罪，精神上大吃官司，冤哉枉也！法院之无识可想而知，而所谓鉴定人之无识，真该死也。”这段吴湖帆的日记，对黄宾虹的态度可谓尖酸刻薄——“老糊涂”，“真该死也”。

上边两则，都是黄宾虹同时代的学人书画家在日记题跋里对黄宾虹的态度。这样的日记题跋不是为出版的，可以说道出了他们的真实看法。



黄宾虹画山水

1949年之前，黄宾虹在马衡、吴湖帆等人眼里并不值得尊重，更别奢望让这些人评价他为艺术大家了。

“落魄画家”用来形容黄宾虹并非过于刻薄。有一段关于黄宾虹当年寓居上海的描绘：黄宾虹寓居上海时，生活颇为艰辛，他租了间陋室，屋里无任何设备，房租却一涨再涨，以致终于负担不起，“常因觅屋不得，为之栖栖遑遑”。有时因为买不起菜，只能连吃若干天白饭了；车自然也坐不起，多远的路都走着。（《去趟民国》，122页）

1949年之前，黄宾虹只举行过一次个人画展，还是傅雷等人给他举办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上海。1943年，傅雷与友人为蛰居在北京的黄宾虹八十寿庆举办了《黄宾虹书画展》，印制了画册。傅雷还撰写了《观画答客问》，对黄宾虹的画作推崇备至，这也是那个年代对黄宾虹画作最为称道的评价。为撰写此评论，傅雷在1943年9月1日写给黄宾虹的信里说：“晚七年来蛰伏蜗居，搁笔已久，倘明公不以痴人说梦为嫌，亦愿破戒为尊画略作说明。画会形式及文字宣传，愚意力主朴实，以天真淡泊之艺术家本色，一洗时下买空卖空之恶习，故将来为画展所作文字，拟侧重于研究方面……”为此，黄宾虹将傅雷引为知己。

这次画展结束后，傅雷写信给黄宾虹：“此次展览，无论在品质方面，出售方面，均为历来画会所未有，即沪上人士盲捧之张大千，亦从未有全部告罄之记录。可见吾公绝艺尚有识者，不独为先生贺，并足为艺坛前途庆。”为举办这次画展，傅雷前后与黄宾虹书信往还，字里行间透露着对黄宾虹艺术的挚爱和激赏。今日看来，不能不说，傅雷的艺术鉴赏力是超越同时代许多艺术家的。

其实，傅雷的艺术眼光是很苛刻的。他于1946年1月29日写给黄宾虹的信里说：“迩来沪上展览会甚盛，白石老人及傅心畲二氏未有成就，出品大多草率。大千画会售款得一亿余，亦上海多金而附庸风雅之辈盲捧。鄙见大千素不钦佩，观其所临敦煌古迹，多以外形为重，至唐人精神全未梦见，而竟标价五百万元（一幅之价），仿佛巨额定价即可抬高艺术品本身价值者，江湖习气可慨可憎。尊存敝处画件，近为售去一小帧，

得价五万元。”此信内容颇可玩味：傅雷对齐白石、傅心畬等画家的态度，尤其是对江湖习气的张大千的鄙视，另外还可看出当时张大千画价与黄宾虹画价之间的悬殊。

抗战时，黄宾虹在北京“谢绝酬应，唯于故纸堆中与蠹鱼争生活”，很少与外界来往。据《黄宾虹年谱》记载，曾有日本画家荒木石亩登门拜访，黄宾虹以“私人交情再好，没有国家的事情大”为由避而不见。1941年黄宾虹曾被日军拘捕，虽审问时间较长，但未拘押过夜。尽管黄宾虹还被北平文物研究会推为美术馆馆长，也婉辞不就。1943年黄宾虹八十寿辰时，当时北平艺专的日本主持人以学校师生名义为他举行庆寿会，黄宾虹认为日本人此举另有意图，拒绝到会。在民族气节问题上，黄宾虹的表现与当时也蛰居北京的齐白石老人一样。为黄宾虹的八十寿辰，白石老人画了一幅蟠桃图以祝贺。

1948年夏，黄宾虹应杭州艺专之聘离开北京南归。1949年10月1日后，仍任杭州艺专教授；1950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1953年黄宾虹九十岁时，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局授予他“中国人民优秀的画家”称号。黄宾虹自题诗一首：“和合乾坤人不老，平分昼夜日初长。写将浑厚华滋意，民物新新见阜康。”

1955年3月，黄宾虹逝世，享年九十二岁。

徐悲鸿：独自沉沉味苦心

在徐悲鸿同时代的成名画家中，像徐悲鸿这样在 1949 年前后都受到官方重视和地位显赫的不多。譬如林风眠，在 1949 年以后每况愈下，晚年终于告别大陆去了香港。而徐悲鸿在 1949 年后可以说达到了其人生的顶峰，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当然，他去世也早，未及“反右”时期，更别说经历“文革”了。

徐悲鸿的传记有多种，他本人也成了 20 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性大家，关于他的轶事也成了现代美术史上的传奇。央视 10 频道曾播出的纪录片《吴作人》中，老画家侯一民先生谈及当年素描课上吴作人和徐悲鸿的不同。侯先生说，学生画素描人体，如果是徐悲鸿院长进来，先是站在学生身后，然后说这儿如何画，那儿如何改，最后把学生拉起来，自己坐下去开始示范，最后成了徐自己在画。而吴作人则完全不同，话不多，往往是两三句话，譬如“你要再画得紧一些”，让学生自己去体会。徐先生的学生现在大多也都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忆起老师仍充满感情和敬仰。

在关于徐悲鸿的轶事中，最令人感叹的也许就是他与孙多慈之间的感情悲剧了。唐吟方《雀巢语屑》中有一则记事：“曾见一幅孙多慈与徐悲鸿合作的国画，孙多慈画红梅，徐悲鸿补喜鹊。画上有孙多慈题跋一段：‘依翠竹总是无言，傲流水空山自甘寂寞。丙戌春日写于孤山眉月楼，时方流亡归来。孙多慈。’”丙戌年即 1946 年，那时他们两人已各自有了家庭。这段文字，“一种淡淡哀愁缭绕文字，不忍卒读”。两人